

卮

林
附補遺

二





林 卮

遺補附

(二)

纂 嬰 周

卮林卷之五

議郎

郎瑛仁寶作七修類藁。

記里鼓

郎仁寶曰。本朝嘗以記里鼓題試士。多有不知何物者。知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也。近墨談以楊鐵崖記里鼓賦數言通用之辭。卽以爲制度。又無時與人。殊不知唐元和閒金忠義作。宋天聖閒內侍盧道隆又造之。

議曰。舊唐紀。元和十五年。金公亮修記里鼓車成。唐憲宗於麟德殿觀之。宣和鹵簿記。作巧工金忠義。三朝志曰。天聖五年。直昭文館燕肅造記里鼓車。以獻。表曰。唐元和時。典作金公立。金公立一作云亮立。以記里鼓車上之。至國朝。不聞其制。今初意成之。又內侍盧道隆上所創記里鼓車。大觀元年。內侍吳德仁獻車制。天子用之。始廢天聖中燕肅盧道隆所製。按楊維禎賦曰。降炎漢以罕記。臻李唐而著稱。雲騁長以登進。燕匠智以聿成。蓋卽所謂云亮立。燕肅也。柳宗元亦有賦都無佳語。亦不紀時與人。考晉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過江亡失。劉裕定關中。始獲之。古今注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行一

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鐺。尙方故事。有作車法。四朝志曰。吳德仁記里鼓車制。車獨轆雙輪。箱上爲兩重。刻木人。手執木槌。輪一周。行地三步。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一層木人擊鐺。凡用大小輪八合。三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鎖。犬牙相制。周而復始。此又詳於崔豹。然黃帝內傳曰。玄女爲帝制司南車。當其前。記里鼓居其右。則始於軒轅矣。

嵇叔夜

七修類藁又云。嵇康。魏人。鍾會憾之。譖于司馬昭。欲助毌邱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差也。使以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爲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可信耶。

議曰。叔夜自謂不堪流俗。非薄湯武。心存魏室。身死國讎。其不當列名晉史。宋人亦嘗談之。然魏志注裴松之案本傳曰。嵇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毌邱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爲選官。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按濤行狀。濤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狀檢之。如本傳爲審。又鍾會傳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爲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始授相國位。若巽爲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毌邱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自相違伐也。予按晉書。景帝命司隸舉山濤秀才。除郎中。轉趙相國。遷

尙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云云。魏帝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據所敘次。則司馬景王尙存。又似在正元時。但唐人晉書必不如世期之密。要之。舉康在魏代耳。若濤爲吏部尙書。會元皇后崩。則泰始末矣。除尙書僕射。領吏部。再居選職。十有餘年。則在咸寧時。去爲選郎。二十餘年矣。仁寶不知濤。魏世曾爲選曹。而謂舉康自代。疑作僕射。領吏部。日爲之。則絕交一書。將是後人僞託耶。

論何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撰餘冬序錄六十五卷。

五平五仄

餘冬序錄曰。詩有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集。獨靜闕偶語。陰蟲先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論曰。五仄五平。六朝詩多有之。顧亦永言所至。不覺有合。非作意爲之也。然顏延之夏夜詩。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子元摘去中四句。以就此格。豈非截趾適履之謂乎。予按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詩。美目逝不顧。纖腰徒盈盈。蘭亭曲水。謝繹詩云。縱暢任所適。回波縈游鱗。陶淵明影釋詩。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謝靈運酬惠運詩。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宋孝武帝七夕詩。炫炫葉露滿。蕭蕭庭風揚。梁武帝大愛敬寺詩。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西王母命法嬰歌。玄靈曲。披雲沈靈輿。倏忽適下土。儲光羲入東陂詩。暑雨若混沌。晴明如空虛。王昌齡送綦母潛詩。赤岸

落日在空波微煙收。張籍城南詩。曝龍亂自墜。陰藤斜相鉤。李白登梅岡詩。時聞天香來了。與世事絕。登峨嵋山云。雲閒吟瓊簫。石上弄寶瑟。夢遊天姥云。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北上行。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寄王主簿云。幽人停宵征。賈客忘早發。單父南樓詩。白露見日滅。紅顏隨霜凋。泛宴喜亭池云。月色望不盡。空天交相宜。遊石娥溪云。溪旁饒名花。石上有好月。杜甫北征云。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又曰。鷗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送樊侍御云。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張旭草書圖云。悲風生微絛。萬里起古色。石櫃閣詩。清暉迴羣鷗。暝色帶遠客。西枝村詩。明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空靈岸云。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徧照。入衡州云。隱忍枳棘刺。遷延胼胝瘡。吳筠五老峯云。永用謝物累。吾將乘鸞龍。皆五平五仄。若魏文帝歌。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劉楨詩。和風從東來。玄雲升西山。杜甫題王宰畫山水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白居易山雉詩。五步一啄草。十步一飲水。韋應物答崔都水詩。亭亭心中人。迢迢居秦關。則十仄十平。至唐皮陸。屢以全篇鬪勝。宋梅聖俞。皇朝劉寯。皆有之。予曾叔祖如砥西臯集。有訪鄧氏山莊詩云。少已厭俗韻。卜宅傍五瀨。壁取赤石疊。瓦伐紫竹蓋。探討得月窟。賦詠叶地籟。尙素著卉服。用壯繫革帶。近世遁跡士。抱守爾獨大。二云。全生逃喧卑。修真欣幽深。桃花緣清溪。漁人穿長林。牀攤餐霞書。鑪烹還童金。回廊常鸞棲。環階曾龍吟。嵇康如猶存。當來談遐心。三云。青巾棲山陽。白板掩澗涘。開簾瞻毛詩。野硯注老子。孤雲酬無言。獨鶴伴久視。清高於陵伴。朴野鄭圃擬。庭除眠黃牛。不飲洗耳水。四云。避俗欲返朴。眞從蒼林居。適意撫臥鹿。忘形觀遊魚。斗竭靖節酒。毫揮王猷書。一劍氣閃爍。三花枝扶疏。紫霧

滿戶外人行求茅廬亦可稱流利輕便也。

朱碧

餘冬序錄曰古詩看朱忽成碧言醉眼昏花也。李白樂府看朱成碧顏始紅用此。而趙德麟賦簪花詩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上句可笑。

論曰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簷露滴爲珠池水合成壁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孤帳閉不開寒膏盡復益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此詩何曾一及杯罍而云彼昏不知且令三酌又多何遽五色不辨武后如意曲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將謂懷人之際姑酌金罍而至於狂惑乎郭遐叔贈嵇叔夜詩心之憂矣視丹如綠梁武帝擣衣詩沈思慘行鑣結夢在空牀既寤丹綠謬始知執素傷雖言亂眼之花皆喻愁心之結蓋風人滑稽語乃可以爲真耶丹綠爲言固王諮議朱碧之祖抑詩蓼蓼者莪匪莪伊蒿箋云莪已長大視之以爲蒿喻憂思心不精辨也郭語又從此導源耳元稹詩云書得眼昏朱似碧則歎老之詞矣德麟詩意或謂酒色青碧乃佳未必用看朱語。

人日

序錄曰人日登高見唐人詩今人但知九日是費長房事耳。

論曰唐喬備韓愈皆有人日登高詩宋之問有人日軍中登高詩咸率爾登陟非關勝遊景龍文館記曰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登高遇雪令學士賦詩李父李嶠劉憲趙彥昭宗楚客蘇頌六人

皆有作。而鮑溶人日與范侍御宴詩云。莫厭頻頻上此臺。則亦登高也。蓋唐以人日登高爲故事矣。然荆楚歲時記。人日造華勝相遺。登高賦詩。故北齊陽休之有人日登高侍宴詩。又壽陽記。宋王正月七日登望仙樓。會羣臣父老集城下。令皆飲一爵。晉桓溫參軍張望有正月七日登高詩。李充有人日登安仁峰銘。述征以爲魏東平王登壽張安仁山。刻銘於石曰。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則繇來舊矣。鄴中記。石虎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蓋老子曰。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楚詞云。目極千里。傷春心。芳春皆足登臨。何必人日也。若嵇含詩。七月有七日。蠢動思登高。是日登高者。豈以子晉緱山控鶴之辰而思舉手爲別乎。

能火

序錄曰。弘治戊午夏。熊入京師。大司馬乞嚴武事。備盜賊。春曰。熊之爲兆。旣當備盜。亦須慎火。未幾。京城災。禮部燬焉。或問此占出何書。春曰。宋紹興己酉。永嘉災。先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倅趙允蹈曰。熊於字能火。宜慎火燭。果燒官民舍十有八。余憶此事爾。

論曰。崇禎壬午歲杪。上猶南鄉民於大林中搏得一熊。昇致堂下。邑民聚觀。咸曰。黑虎。瑞物也。明府善政所致。予答言。此熊耳。亟當慎火。半月許。爲癸未元日。朝賀畢。次詣學宮。忽見東城火光燭天。出視之。已延燒百餘家。幾及縣門而止。隨而處處火起。廨中亦災。蔡禳於百神。三月乃息。余亦偶憶能火之言。不知其又驗也。

明楊

隱囊

丹鉛錄曰。晉以後。士大夫尙清談。喜宴佚。始作麈尾。隱囊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顏氏家訓曰。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馮班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佚兒。隱囊紗帽坐彈碁。

明曰。麈尾有聞。開自王樂然。埤雅引兼名苑曰。鹿之大者爲麈。羣鹿隨之。皆視麈所往。麈尾所轉爲準。於文主鹿爲麈。古談者揮焉。按李尤銘曰。搆成德柄。言爲訓辭。則始自東京矣。隱囊之名。宋齊尙未見也。王元美以爲。昔人未知隱囊之制。宛委餘編曰。古字穩皆作隱。疑卽穩囊也。予意隱字如隱几之隱。卽憑義耳。壬戌夏。予於荻渚與崔孟起泛舟而下。至石碓。密雨連江。輕舟凝滯。繙南史。陳後主時。百司啓奏。竝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予問孟起。隱囊何義。答云。今京師中官坐處。常有裁錦爲褥。形圓如毯。或以抵膝。或以攄脇。蓋是物也。

蟪蛄歌

風雅逸篇引詩含神霧。孔子歌曰。遶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尙在耳。言政之尙靜惡譁。與碩鼠同意。明之曰。用修指此爲歌。詩紀古樂苑承之。詩所又因之。按說苑政理篇。孔子謂弟子曰。遶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尙在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家語。孔子爲魯司寇。謂宰予云云。皆不言歌。而丹鉛總錄曰。說苑載孔子

曰。達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尙在耳。言政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螻蛄之聲。必在山林。達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螻蛄之聲。則朝有蜩蟬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卽孔子所謂譁也。嬰考含神霧歌。諸類書未有可見者。且丹鉛不引詩譁。而取說苑。何乃與逸篇自達伐乎。至詩歸鍾惺云。妙在歌中。似不露題。譚元春云。謠歌風刺。情理心口之間。有妙者矣。難得如此悠揚繚藉。二君承唾襲舛。任臆品評。自謂識曲。曾不考其非歌。使讀說苑家語。當有猴羹之吐矣。

列女傳謠

用修風雅逸篇古今謠。載列女傳古謠云。食石食金鹽。可以支常久。食石食玉豉。可以得長壽。馮氏詩紀。梅氏古樂苑。承之。臧氏詩所。入仙詩謠。

明之曰。按列女傳今存。並無學長生者。安得此謠。考神仙服食經曰。地榆一名玉札。北方難得。故尹公度曰。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珠。其實如豉。北方呼豉爲札。常言玉豉與五加養石。服之可神仙。是以西域真人曰。何以支長久。食石蓄金鹽。何以得長壽。食石用玉豉。此草霧而不濡。太陽氣盛也。鑠玉爛石。炙其根作飲。如茗氣。其汁釀酒。治風痺補腦。此經濟民要術引之。與養石經大同。用修直顛倒其詞。令久與壽叶。而造之爲謠。諸家乃遞相祖述。何也。

魯定公記

風雅逸篇古今謠。載魯定公記引古語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地榆。不用明月寶。

珠。馮氏詩紀、梅氏古樂苑、臧氏詩所、並因之。

明之曰：東華真人養石經曰：五加異名曰金鹽。昔西域真人王屋山人王常言：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蓋金鹽母何以得長壽？何不食石？用玉鼓。玉鼓卽地榆也。五加、地榆皆是養石而餌得長生之藥也。昔尹公度聞孟綽子董士固相與言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斤地榆，安用明月寶珠？本草證類引此。下連魯定公母單服五加酒，以致不死，臨隱去，佯托死。時人莫悟。張子聲、楊建始、王叔才、于世彥皆服此酒，得壽二百年。其字多譌，用修乃以爲出其記中。所謂魯定公者，蓋道家借名，必非大庭之宋父也。陳晦伯常譏用修引衝波傳，按衝波諸類書多引，惟考諸經籍志都無所謂魯定公記者。此爲古語，宜從梁元帝金樓子云：名山之下，生葱薤者，是古種食石種也。故語云：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一車。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寶珠。五加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鼓。此二物可養石也。亦見太平御覽。若依東華真人經，則此五加四句直是孟董對談耳。

列女傳古語

風雅逸篇古今諺，載列女傳古語曰：力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詩歸從之。

明之曰：按力田二句，乃秋胡謂妻言，刺繡兩句，則史記貨殖傳文，並非諺語。用修又合兩書而一之，殊謬。鍾伯敬乃云：叶法甚奇，各句中以田年桑卿文門相押。譚友夏云：後二語尤感甚，真堪捧腹。

月令注諺

古今諺載月令注引里諺曰。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嬾婦驚。詩所承之。作崔寔月令農語。

明之曰。予閱月令注。無此語。崔氏農語亦無之。按爾雅蟋蟀。孫炎注曰。蜻蛉也。楊馮梅臧鍾並作蜻蛉。不聞蜻蛉而能鳴也。鹽鐵論曰。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蛉鳴。衣裘成。本非里諺。又陸璣毛詩疏曰。蟋蟀一名蜻蛉。幽州人謂之趣織。里語曰。趣織鳴。嬾婦驚。亦不直呼蟋蟀。用修蓋合桓陸言爲一托之僻書。以欺湫學也。唐庚文錄引詩疏諺語。作絡緯鳴。嬾婦驚。按古今注曰。蟋蟀。濟南呼爲嬾婦。里語云云。蓋借其名以調紅女也。古今注又曰。促織一名絡緯。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

鬢河醺湖

舟船錄曰。賈誼新書。鬢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殳。剗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劉向說苑。禹醺五湖而定東海。鬢本髮名。義取環曲。剗本梳剔。義取疏通。醺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亦甚工矣。

明之曰。呂覽無身執二言。蓋淮南語也。考字書無以環曲詁鬢字者。惟說文曰。鬢。總髮也。以總解疏。恐失之逾遠。且黃河千里一曲。何取回環。高誘淮南注曰。剔。洩去也。莊子。燒之剔之。向秀崔譔並作鬢。鄭玄儀禮注曰。今文鬢爲剔。據此。則新書當作鬢河而導之九枝。正與淮南同字也。又醺之爲義。陸德明曰。盪也。章懷曰。瀘也。瀘盪可以解舊酒。不可以解濬川。且五湖豈容瀘滓而漉濁乎。若義取澄清。有人壽幾何之

憾矣。溝洫志。禹導河。至大伾。釃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釃分也。分其流。洩其怒也。若依以筐曰釃之箋。則漢書謂漣二渠以引河可乎。河渠書作廝二渠以引其河。裴駰采漢書音義曰。廝分也。索隱曰。廝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孫云。說苑亦作灑字。新書云。澄五湖而定東海。舊校本亦改作灑字。從水。故云九川既疏。九澤既灑。何可謂釃同漣義。唐書高士廉傳。附故渠廝引旁出。亦用史記字。

左傳引語

古今諺載左傳語曰。飛矢在上。走驛在下。風雅逸篇載籍通引條注曰。左傳。兵交。使在其閒。今語。兩國兵交。不罪來使。詩紀諸家並承之。以爲卽左傳引古語。

明之曰。按左傳無此詞。惟襄十二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杜氏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舉不以怒。則兩國之情通。兵有不交而解者。行人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遷怒肆忿。快意於行人。鄭人使伯嚭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閒。可也。此杜氏文。非古語。

春秋緯古語

風雅逸篇引春秋緯古語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

明之曰。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奸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注曰。君之權柄外假。則必兢取以爲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爲己寶也。又翟酺疏引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蓋此緯書中文。不云古語。

又

風雅逸篇古今諺。又載春秋緯古語曰。月麗於畢。雨滂沱。月麗於箕。風揚沙。

明之曰。大宗伯疏曰。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故知雨師畢也。洪範正義曰。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據此。則上句經詞。下句緯說。非出一簡。且非古語也。惟大司徒疏引洪範之義曰。土爲木妻。木爲金妻。從妻所好。故月離於箕。風揚沙。月離於畢。俾滂沱。此特孔氏撮合二書爲言耳。○孫云。孔當作賈。困學紀聞云。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刪兩句者。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月離於箕。風揚沙矣。是也。愚攷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王氏旣他無所見。而吾家子醇乃以爲逸詩。又一異事也。

雲根

藝林伐山曰。古詩。黝黝布雲根。森森散雨足。雲生於石。故名石雲根。沈約賦。戶接雲根。庭流松響。裴粲傳。栖素雲根。餌芝清壑。杜詩。井邑住雲根。賈島詩。移石動雲根。

明之曰。天水趙子櫟杜詩注曰。雲根。石也。蓋取五岳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用修采其說耳。嬰按。張協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又玄武館賦。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曹毗請雨文。雲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復散。沈君攸桂檝泛河中詩曰。眇眇雲根。侵遠樹。夫曰布。曰披。曰臨。曰侵。皆是浮輕去來之

意不容以爲石也。且浪仙之詩移石動石。豈成文理。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何必皆觸石而出乎。尋宋武帝登作樂山詩云。屯煙擾風穴。積水溺雲根。宋之問江亭晚望詩。浩渺侵雲根。依稀可傳會耳。

教穀

山海經補注曰。北山經。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於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郭云。今河東聞喜縣有乾河口。但有故溝。無復水是也。今在陝州。唐名石壕。杜子美有石壕吏詩。今名乾壕鋪。教卽穀也。秦晉戰於穀。卽此地。兩山則穀之南北兩嶺。夏后臯墓。文王避雨陵在焉。見公羊傳。

明之曰。郡國志。弘農郡有陝縣。又澠池縣有二嶠。河東郡聞喜邑。注引史記。伐韓。到乾河。亦引郭璞云云。按今澠池屬河南之河南府。聞喜屬山西之平陽府。自聞喜抵澠池。陸道四百七十。又水經注曰。河水過砥柱石。有嶠水注之。水出河南盤嶠山。西北流。與石嶠水合。水出石嶠山。山有二陵。孟明覆秦師於此。河水又東。千嶠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嶠之山。北流。纏絡二道。注於河。東流。貫砥柱。觸闕流。自砥柱以下至五戶。三百二十里。水流迅急。勢同三峽。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河水。又東與教水合。教水出河東垣縣北。教山。歷鼓鐘川。分爲二澗。一澗西北出一百六十許里。今聞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一水歷鼓鐘城西。有大泉注澗。與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峽。入於河。今人猶謂之乾澗。據此。則砥柱之間有嶠水。有石嶠水。又有千嶠水。蓋三嶠矣。三嶠之下五六百里。始合教水。教固非穀也。水經注又曰。紫谷水出絳縣東白馬山。出紫谷。與乾河合。卽教水之枝川也。史記白起傳。涉河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

證知教水不但潞流聞喜亦絳翼之通波也。左傳。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公羊掇拾左氏語。何休亦不釋。土地名。惟杜預曰。穀在弘農澠池縣西。此道在二穀閒。谷深委曲。兩山相嶺。正義曰。是山俗呼爲土穀石穀。然則今陝州卽漢陝縣。而子美所云石壕卽石穀也。杜詩注。下園曰石壕。陝東戍也。地在新安西。卽西穀也。差爲得之。穀澠蓋晉邊邑。故呂氏春秋。三帥曰。使臣東邊。瞞晉之道。且秦師惟摩晉境。過周襲鄭。故欒枝議欲勿伐。而先軫阻之於隘。若至聞喜。則壓晉都。寇實深矣。晉得縱敵乎。

石經

丹鉛錄石經考曰。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

明之曰。後漢書。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盧植。張馴。楊彪。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而水經注云云。尋用修所稱。無他稽究。直因善長遺書寫之。故其譌誤並同。且靈帝熹平七年始爲光和元年。用修過信酈言。以意傳會。而云初刻再刻。殆未深思耳。又靈帝光和時無刻石經事。恐善長亦誤。○孫云。蓋奏求正定在熹平四年。而刻石鏤碑則在光和六年也。杜詩。苦縣光和尙骨力。正指光和石經。

言水經注不誤升菴所云初刻再刻則誤耳。馬日磾字翁叔。今只存彈字。張馴字子儁。今作訓。皆承水經注之譌也。○孫云。今本水經注不誤。方叔所見水經注非善本也。

主客

風雅逸編載文選注古諺曰。越阡度陌。互爲主客。

明之曰。文選短歌行注引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爲客主。蓋街談巷語。聲不必諧。韻不必叶。而自然高妙。用修改以赴韻。亦不必爾。

解馮

辟雍

北海馮惟訥字汝言撰詩紀載辟雍逸詩曰。舟張辟雍。鷓鴣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注引困學紀聞曰。尙書大傳引樂曰。舟張辟雍。鷓鴣相從。樂樂經也。逸詩篇名引虞舜大唐歌。而注引尙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譏然。乃作大唐之歌。

解之曰。按尙書虞大傳曰。惟五祀。定鐘石。論人聲。鳥獸咸變。於是勃然興韶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朱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鷓鴣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言其和也。馮氏旣以爲辟雍之詩。又以爲樂經之樂。而於大唐歌僅具篇名。不知舟張辟雍正大唐之歌也。

又